

和母亲的漫长告别 女儿与逐渐失忆母亲的12年

认知症是认知和记忆退化方面的疾病,阿尔茨海默病是认知症最为常见的亚种。认知症无法治愈,只能依靠药物和照护减缓病程。从2007年夏天母亲确诊认知症,到2019年冬季母亲去世,陆晓娅用了12年的时间和母亲做“最漫长的告别”。在日复一日的照护中,自认从小“没有感受过多少母爱”的陆晓娅却和母亲建立起了此前从未有过的亲密关系。

陆晓娅开始理解母亲,也开始思考“爱的缺失”对自己和家庭的影响。如今,68岁的陆晓娅成了一个温柔而优雅的老太太。她不吝于隐藏自己的感情,再谈起母亲,又哭又笑。曾经,陆晓娅执着于寻找母爱的痕迹,如今,她选择放下:“我有爱的能力,这就足够了。”



陆晓娅(右)和母亲在一起读绘本。

“我这个妈妈当得怎么样?”“还不错”

陆晓娅最早记下和母亲患认知症相关的事情,是2007年5月31日。这一天,她在《效率手册》上写下“带妈妈去北医六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看病”的内容。这一年,陆晓娅54岁,母亲77岁。

早在陆晓娅意识到母亲患病前,认知症已经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母亲做饭总是忘了关火,家里的锅把儿全都烧糊了,邻居也投诉了好几次;母亲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仔细一看,报纸是“头朝下”、倒着拿的;母亲一天给陆晓娅打十几个电话,说自己存折找不到了,陆晓娅回家发现存折一直都好好地放在柜子里……

母亲的脑海中像是有一个橡皮擦,慢慢地抹掉了她的记忆。2007年冬天,陆晓娅发现母亲开始用热水擦澡取代淋浴时,她知道,母亲已经丧失使用燃气炉的记忆了。

帮母亲洗澡,是几十年来母女俩难得的亲密接触。在陆晓娅的记忆里,她们从不拥抱,就连拉手也不常见。母亲患病后,俩人



年幼的陆晓娅和母亲的合照。

的肢体接触明显变多了。陆晓娅和妈妈坐在沙发上时,总是会一直握着她的手。母亲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表达和理解能力,有时候,她们会牛头不对马嘴地聊天;也有的时候,两人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起。

外出散步时,陆晓娅也一定会拉着母亲:既能保证母亲不会摔跤,也会增加她心理上的安全系数。“我希望)让她知道无论走到哪里,

她都不会被丢掉。”陆晓娅说,每次散步回家,自己的手都是红红的,那是母亲用力攥着她的痕迹。

到了患病后期,母亲渐渐忘了陆晓娅,开始喊她“妈妈”或“姐姐”。偶尔,陆晓娅也会开玩笑地叫她“妈宝宝”。有一次,陆晓娅问母亲:“我是你妈妈吗?”母亲说:“是”。陆晓娅再问:“我这个妈妈当得怎么样?”陆老太太说:“还不错。”

寻找爱的“证据”

2013年秋天,陆晓娅的女儿出国留学,临行前特意来和外婆告别。陆晓娅从小几乎没在母亲跟前长大,但女儿小时候在外婆家住了几年,“等于是我妈看着她长大的。”

陆老太太似乎有些明白,又有些不明白,她喃喃地说:“都是这样,我也是一个人在外面……”陆晓娅也哭了,她不记得母亲对她是否也有过这样亲密的爱抚:“她肯定是抱过我的,有小时候的照片为证。”

在那张黑白照片里,不满一岁的陆晓娅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胸前围着个小围裙。短发的母亲抱着陆晓娅,笑眯了眼睛。这张照片,也成了陆晓娅确认母亲曾爱过自己的证据。

另一个“证据”,是她15岁那年母亲在台灯下的眼泪。那是陆晓娅到陕西插队的前夜,她已经上床睡觉了,母亲背对着她,在台灯下给她补衣服。那是两件母亲从国外带回来的纯棉衬衣,上面有精致的绣花,只是袖子和衣领处破了。陆晓娅听到了母亲微微的啜泣声,“她伤心了,我觉得这个伤心背后是有爱的。”

2019年11月,母亲患认知症12年后,陆晓娅迎来了和她告别的时刻。

母亲因心梗被送到重症监护室,陆晓娅去看她。当她轻轻抚摸母亲额头时,母亲睁开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陆晓娅不确定,母亲这是认出自己了吗?像往常一样,陆晓娅撩开被窝,找到母亲没有扎针的手,把手放到了她的手心。母亲攥住了她。

从第一次心梗发作到去世,母亲一共用了10天。被医生告知“这一次可能没有希望了”后,陆晓娅看了看床头的监护仪,高压已经没有了。她再次抚摸母亲的额头,母亲没有睁开眼睛。等到她握住母亲没有扎针的手时,护士惊讶地发现,母亲的血压变高了。

“那是我拉住妈妈手时,她身体做出的反应吗?”陆晓娅感慨生命的不可思议,她知道,人临终时最后关闭的是听觉系统,她轻轻地趴在妈妈身上,轻轻地对她说:“妈妈,这些年你太辛苦了,你要是太累了,就放心地去吧,去和爸爸团聚吧……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生命……”

前段时间,陆晓娅整理电脑,发现有一个视频文件,名字叫“我永远爱你”。视频拍摄于2014年,彼时母亲的认知症已经比较严重了,无法正常阅读和沟通。视频里,陆晓娅正在给母亲读一本《我永远爱你》的绘本,俩人坐在沙发上,紧紧地挨在一起。

读到“妈妈,我爱你”时,陆晓娅伸手搂住了母亲的肩膀,轻轻地问了一句:“你爱我吗?”母亲没有反应,陆晓娅收回手,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读下一页。“我当时是希望得到她的回应的,我还是很失望,甚至失落的。”陆晓娅回忆称,自己当时太执着了,执着地想要母亲亲口说出“我爱你”。

如今,再看这段视频,陆晓娅反而释怀了:“我干吗那么执着,非得要她说出那句话?我有爱的能力,这就足够了。”(新京)

母亲从小没得到足够的爱,所以不会爱人

对陆晓娅而言,最开始照顾生病的母亲,是“做人的底线”和“责任感”。她自认是一个“没有感受过多少母爱的人”,母女俩常年保持着一种陌生而客气的疏离:不亲密,不互相表达爱意,也不一起生活。

人生的前45年,陆晓娅一直在思考:“妈妈爱我吗?”她找不到答案。父亲去世后,母女关系成了陆晓娅一个心结:做不到宣之于口,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45岁那年,心结打开了。这一年,陆晓娅因为工作原因开始系统学习心理学,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理解自己。也是这

时,她才意识到,母亲“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是有委屈的”:“她在家里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所以很自然的,她也不会爱人”。

陆老太太是江苏人,家中有兄弟姐妹9人,她排行老三。陆老太太的姐姐们是一对双胞胎,是整个家族盼望了9年才盼来的新生儿;陆老太太出生后不久,母亲又生下了作为长子的弟弟。

和姐姐、弟弟在宠爱中长大不同,陆老太太从小没得到多少关注和宠爱:姐姐们可以坐在桂花树下喝茶、复习功课,她却只能在闷热的厨房里帮忙干活儿;衣服也只能穿姐姐们穿过的旧衣

服……

结婚后的陆老太太开始弥补童年物质上的缺失:有一年,陆晓娅去亲戚家做客,对方送给她一件格子的“的确良”衬衫,回家后,母亲就把这件衣服拿走了;就连家里的苹果,母亲也要吃最大最红的那个……陆晓娅和弟弟妹妹们为此没少吐槽:“你瞧人家妈,你瞧咱妈……”

“我慢慢地理解了妈妈的生命中曾经发生了什么”,陆晓娅说,这让她“不再追究母亲个人的错误”。但遗憾的是,在母亲患病前,她们从未深入聊过这些话题。

作为中国脉管病泰斗、无锡籍海派名医,奚九一教授生前有个心愿,希望对脉管病的毕生经验,能够传给年轻一代,造福故里。

特邀:“奚氏清法”第三代传人、无锡易可中医医院奚氏脉管中心主任朱成河。

静脉曲张勿盲目手术 先让医生上手诊断 ——选自《奚九一谈脉管病》

王女士:几年前有轻微青紫色静脉曲张,没想到现在不仅腿肿,而且出现了弯弯曲曲的“小蚯蚓”。听说手术后腿有可能还会发黑、溃烂,应该怎么办?

传承人解读:60%的静脉曲张是由于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及深静脉高压导致的浅表性静脉曲张,此类患者如单纯

追求血管表面平复而盲目采取手术的话,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因此一定要医生上手检查,存在深静脉高压的可先采用奚氏清法,恢复脉管功能,而单纯的浅表性静脉曲张,可采用“非破坏性”柳氏日间微创手术,头天做,不影响第二天上班。(江南)

大话脉管

